



衛藏通志



集藏通考



Faint ghosting of the characters '集藏通考' (Ji Cang Tong Kao)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page, mirroring the main text on the left page.

門凡5
號3200
卷1

光緒丙申
用寫本
漸蜀艷舍

昭和十五年
六月十日
購求

衛藏通志方輿門

考證 疆域 山川 程站

衛藏通志僧俗門

喇嘛 寺廟 番族 番官 番兵 戶口

衛藏通志鎮撫門

職掌 錢法 貿易 營伍 章程

衛藏通志紀略門

康熙 雍正 乾隆

衛藏通志外部門

達木蒙古 三十九族 四方外番

衛藏通志

漸西村舍

衛藏通志藝文門

御製

碑記

詩文

賦

衛藏通志經典門

經典

衛藏通志提要

- 一 史鑑類函及雜書所載漢唐以來故事有關於衛藏浮圖者博採以備參考
- 一 舊藏志戊申年得自成都鈔本所載程途風土山川頗詳隨筆採擇另擇分門以紀
- 一 衛藏圖識所載疆域形勝道里寺院風俗物產頗詳亦宜採擇登記
- 一 布達拉札什倫布及各大寺源流俱按番冊譯出其新建廟宇查明登記
- 一 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各瑚圖克圖呼必

爾罕世紀源流宜作爲一門紀載

一自五十三年廓藩起衅舊案

一自五十六年廓藩不靖軍興源委及投誠檔案

一自五十六年大將軍福康安 欽差和琳大學

士孫士毅一切奏章及善後事宜

一自五十六年欽奉

上諭

一大將軍福康安 欽差和琳勘定邊界設立鄂

博原奏

一藏中原襲公爵台吉等源流

一噶布倫以下酌定品級俸緞各營官陞調章程

一唐碑康熙年間碑乾隆

御製十全記碑札什城磨盤山兩處 關帝廟碑大招紀

功碑後藏碑勸人恤出痘碑禁止天地葬舊習

告示

一旌忠祠查明殉於行陣者按名敘入

一設立學舍教習廓藩漢文唐古忒滿文

一操演番漢各兵章程

一廓爾喀王謝 恩表章貢物

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謝 恩奏章

一附近邊界各部落沿革

一自打箭爐至藏各部落名目

一山川地名人名官名詳查番語真切譯出

一綠營弁兵分設碉卡地方數目

一各塘營汛兵馬數目

一各糧臺文員職掌

一駐藏司員筆帖式糧員所辦事宜

一寶藏局鼓鑄銀錢事宜

一各部落交通貿易人等官給路票

一各臺番眾應付烏拉章程

一唐古忒頭目等所司事宜

一各部落與藏中交通貨物名目

一前後藏山川及沿途各臺所過山川名目形勢

一奉

旨設立奔巴瓶籤掣呼必爾罕

一北路蒙古台吉等許遣人赴藏熬茶

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歲遣堪布 朝貢

一行取川省應辦歲需賞號等物

一定例由川省解運餉銀紙劄等物

一唐古忒風俗及男女工作農務各部落人流寓

喇嘛佛事節候儀注

欽差衙門文武衙門

用度章程作為雜綴一門

一 欽差衙門一切公務分別具奏及應行咨

報理藩院戶部條款

一 滇省番僧青海蒙古及川省土司等許遣人赴

藏熬茶學經俱給路票

一 達木蒙古官兵數目

一 由藏通西北兩路程途設立防卡

衛藏通志目錄

卷首 新編

御製詩文

卷一 考證 以下悉仍舊編

卷二 疆域

卷三 山川

卷四 程站

卷五 喇嘛

卷六 寺廟

卷七 番目

卷八 兵制

卷九 鎮撫

卷十 錢法

卷十一 貿易

卷十二 條例

卷十三 紀略

原一卷今分為上中下三卷

卷十四 撫卹

原未列入門類今新編入分為上下二卷

卷十五 部落

卷十六 經典

衛藏通志卷首

聖祖仁皇帝御製瀘定橋碑記

康熙四十年建

蜀自成都行七百餘里至建昌道屬之化林營化林所
 隸曰沈村曰烹壩曰子牛皆瀘河舊渡口而入打箭鑪
 所經之道考水經注瀘水源出曲羅而未明指何地按
 圖誌大渡河水即瀘水也大渡河水源出吐番匯番境
 諸水至魚通河而合流入內地則瀘水所從來遠矣打
 箭鑪未詳所始蜀人傳漢諸葛武鄉侯亮鑄軍器於此
 故名元設長河西宣慰司明因之凡藏番入貢及市茶
 者皆取道焉自明末蜀寇亂番人竊踞西鑪迄本朝猶

阻聲教頃者黠番肆虐戕害我明正土官侵徧河東地
罪不容追康熙三十九年各遣發師旅三路徂征四十
年春師入克之土壤千里悉入版圖鍋莊木鴉萬二千
餘戶接踵歸附西鑪之道遂通顧入鑪必經瀘水向無
橋梁巡撫能泰奏言瀘河三渡口高崖夾峙一水中流
雷犇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懸渡險莫甚焉茲偕
提臣岳昇龍相度形勢距化林營八十餘里山址坦平
地名安樂擬卽其處仿鐵鎖橋規制建橋以便行旅朕
嘉其意詔從所請於是鳩工構造橋東西長三十一丈
一尺寬九尺施索九條索之長視橋身餘八丈而羸覆
板於上又翼以扶欄鎮以梁柱皆鎔鐵以庀事橋成凡
命使之往來郵傳之絡繹軍民商賈之車徒負戴咸得
安驅疾馳而不致病於跋涉繪圖來上深愜朕懷爰賜
橋名曰瀘定任事著勞諸臣并優詔獎敘仍申命設兵
戍守夫事無大小期於利民功無難易貴於經久今旣
肇建茲舉俾去危而就安繼自今歲時繕修協力維護
皆官斯土者責也尙承保勿壞以爲斯民貽無窮之利
是爲記

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西藏碑文

昔者

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固始汗謂東土有

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讐敵之國閱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為施主頗極安甯後達賴喇嘛之歿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滅之復興其法因而允從拉藏苦苦腦兒羣眾公同之請中間策妄阿喇蒲坦妄生事端動準噶爾之眾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並廢第五輩達賴之塔辱鱗

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爲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圖伯特國朕以其所爲非法爰命皇子爲大將軍王又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煙瘴之地土馬安然而至賊眾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擊殺賊皆喪膽遠遯一矢不發平定西藏振興法教賜今呼必爾罕冊印封爲第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圖伯特僧俗人眾各復生業於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歷瘴癘險遠之區曾未半載輒建殊勳實從古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圖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臨邪魔掃蕩復興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麻藏衛等部人眾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鐫勒招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羣眾勤請不已爰記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眾興教云爾

世宗憲皇帝御製惠遠廟碑文

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御寰瀛光被四表莫不尊親

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知東土

有聖人遣使通款路涉萬里時經數載始達盛京逮

世祖章皇帝時遂親至京師朝覲備蒙

恩眷後以策妄阿喇蒲坦肆惡逞奸殘蹂西藏

皇考聖祖仁皇帝特遣大師計日平定撫綏人眾各復生

業賜今呼必爾汗冊印封號安置禪榻重興黃教用以

慰番眾皈依佛法之誠並酬班禪達賴喇嘛累世恭順

之惘也朕御極以來加意護持俾安淨土因思古今之
有佛教特以勸善懲惡濟人覺世爲本黃教之傳所以
推廣佛經之旨也演教之地愈多則佛法之流布愈廣
而番夷之嚮善者益眾西藏既有班禪額爾德尼而近
邊之番夷離藏遙遠皆有皈依佛法之心因思川省打
箭鑪之外有地曰噶達昔年達賴喇嘛曾駐錫於此爰
相度川原創建廟宇發帑金數十萬兩遣官董司工役
倣西方白賴本佛廟之圖式凡爲殿堂樓房一千餘間
又爲平房四百間賜額曰惠遠丹曠輝煌器用充備置
兵以衛之達賴喇嘛來登禪榻率諸徒眾咸就新居諸
番耆幼踴躍欣喜使臣奏言彼土早寒自造寺以來氣
候和暖深秋未凍則知茲寺之建人神胥慶山川著靈
朕所以仰體

皇考厚酬達賴喇嘛累世恭順之忱且以廣布黃教宣講
經典使番夷僧俗崇法慕義億萬斯年永躋仁壽之域
則以佐助王化實有裨益是用紀文豐碑以昭示久遠
焉

御選語錄總敘

如來正法眼藏教外別傳實有透三關之理是真語者
是實語者不妄語者不誑語者有志於道之人則須勤
參力究由一而三步步皆有著落非可顛預函胡自欺
欺人朕既深明此事不惜話墮逐一指明夫學人初登
解脫之門乍釋業繫之苦覺山河大地十方虛空並皆
消殞不爲從上古錐舌頭之所瞞識得現在七尺之軀
不過地水火風自然徹底清淨不挂一絲是則名爲初
步破參前後際斷者破本參後乃知山者山河者河大
地者大地十方虛空者十方虛空地水火風者地水火

風乃至無明者無明煩惱者煩惱色聲香味觸法者色
聲香味觸法盡是本分皆是菩提無一物非我身無一
物是我已境智融通色空無礙獲大自在常住不動是
則名為透重關名為大死大活者透重關後家舍即在
途中途中不離家舍明頭也合暗頭也合寂即是照照
即是寂行斯住斯體斯用斯空斯有斯古斯今斯無生
故長生無滅故不滅如斯惺惺行履無明執著自然消
落方能踏末後一關雖云透三關而實無透者不過如
來如是我亦如是從茲方修無修證無證妙覺普明圓
照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大中現小小中現大坐微
塵裏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刹救拔眾生利用無
盡佛佛祖皆為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達摩西來
歷代授受古德傳燈無盡光中大圓鏡裏日往月來以
至於今雖然廣大法門聖凡並託華嚴香海細鉅同歸
得骨得髓者固多如麻如粟者何限去聖遙遠魔外益
繁不達佛心妄參祖席金山泥封慧日雲蔽約其訛謬
亦有三端其上者纔見根塵互引法界相生意識紛飛
無非幻妄頓生歡喜謂是真常住去歇去以空為空不
知性海無邊化城無住果能見性當下無心心既見空
即未見性於是形同槁木心等死灰萬有到前一空不

敵縱能立已坐脫仍是業識精魂況乃固執斷見必至
變作狂華謂因果之皆空恣猖狂而不返豈非一妄在
心恆沙生滅能不造生死業斷菩提根又其下者見得
個昭昭靈靈便謂是無位真人面門出入揚眉瞬目豎
指擎拳作識神之活計張日下之孤燈寶魚目爲明珠
覓梅檀於糞土噉著鐵丸口稱玉液到得臘盡歲除時
方知依舊是個茫茫無據又其下者從經教語錄中挂
取葛藤從諸方舉揚處拾人涕唾發狂亂之知見翳於
自心立幻化之色聲作爲實法向真如境上鼓動心機
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魔形難捨遁歸圓相之中解路
莫通躲向藤條之下情塵積滯識浪奔催瞞已瞞人欺
心欺佛全是爲名爲利卻來說妙說元盲驢牽盲驢沿
磨盤而繞轉癡夢證癡夢拈漆桶爲瓣香是則循覺路
而撲火輪能不由善因而招惡果如是三者實係有徒
宗旨不明沉淪浩劫矣朕膺元后父母之任並非開堂
秉拂之人欲期民物之安惟循周孔之轍所以御極以
來十年未談禪宗但念人天慧命佛祖別傳拚雙眉拖
地以悟眾生留無上金丹以起枯朽豈得任彼邪魔瞎
其正眼鼓諸塗毒滅盡妙心朕實有不得不言不忍不
言近於幾暇辨味淄澠隨意所如閱從上古錐語錄中

擇提持向上直指真宗者並擷其至言手爲刪輯曰僧
肇曰永嘉曰寒山曰拾得曰滄山曰仰山曰趙州曰永
明曰雲門曰雪竇曰圓悟曰玉林十二禪師藏外之書
曰紫陽真人乃不數月之功編次成集者其他披覽未
周卽採掇未及非曰此外無可取也是數大善知識實
皆窮微洞本究旨通宗深契摩詰不二之門曹溪一味
之旨能使未見者得無見之妙見未聞者入不聞之妙
聞未知者徹無知之正知未解者成無解之大解此是
人天眼目無上宗乘至於淨土法門雖與禪宗似無交
涉但念佛何礙參禪果其深達性海之禪人淨業正可
以兼修於焉隨喜真如圓證妙果雲棲蓮池大師梵行
清淨乃曾參悟有得者閱其雲棲法彙一書見論雖未
及數善知識之洞徹然非不具正知正見如著相執有
者之可比擬亦採其要語別爲一卷以附於後兼此淨
土一門使未了證者建菩提道場已了證者爲妙覺果
海途路之助爰爲總序弁於篇端刊示來今嘉惠後學
庶幾因指見月得魚忘筌破外道之昏蒙奪小乘之莛
弁朕有厚望焉

雍正癸丑四月朔日御筆

御製語錄後序

雍正十一年

朕少年喜閱內典惟慕有為佛事於諸公案總以解路推求心輕禪宗謂如來正教不應如是

聖祖敕封灌頂普惠廣慈大國師章嘉呼圖克圖喇嘛乃真再來人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西藏蒙古中外諸土之所皈依僧俗萬眾之所欽仰藩邸清閒時接茶話者十餘載得其善權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壬辰春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一隨喜同坐兩日共五枝香卽洞達本來方知唯此一事實之理然自知未造

究竟而迦陵音乃踴躍讚歎遂謂已徹元微僮侗稱許叩問章嘉乃曰若王所見如鍼破紙窗從隙窺天雖云見天然天體廣大鍼隙中之見可謂徧見乎佛法無邊當勉進步朕聞斯語深洽朕意二月中復結制於集雲堂著力參求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關之理乃復問證章嘉章嘉國師云王今見處雖進一步譬猶出在庭院中觀天矣然天體無盡究未悉見法體無量更當加勇猛精進云云朕將章嘉示語問之迦陵音則茫然不解其意但支吾云此不過喇嘛教迴途工夫之論更有何事而朕諦信章

嘉之垂示而不然性音之妄可仍勤提撕恰至明年癸丑之正月二十一日復堂中靜坐無意中忽躡末後一關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慶快平生詣章嘉所禮謝國師望見卽曰王得大自在矣朕進問更有事也無國師乃笑展手云更有何事耶復用手從外向身揮云不過尙有恁麼之理然易事耳此朕平生參究因緣章嘉呼圖克圖喇嘛實爲朕證明恩師也其他禪侶輩不過曾在朕藩邸往來壬辰癸巳閒坐七時曾與法會耳迦陵性音之得見朕也乃朕初欲隨喜結七因柏林方丈年老問及都中堂頭僉云只有千

佛音禪師乃命召至既見問難甚久其伎倆未能令朕發一疑情迫窘詰屈但云王爺解路過於大慧果貧衲實無計奈何矣朕笑云汝等只管打七余且在傍隨喜爾時醒發因緣已具述如左若謂性音默用神力能令朕五枝香了明此事何得奔波一生開堂數處而不能得一人妄付十數庸徒耶向後性音惟勸朕研辨五家宗旨朕問五家宗旨如何研辨音云宗旨須待口傳朕意是何言歟口傳耳受豈是拈花別傳之旨堂堂丈夫豈肯拾人涕唾從茲棄置語錄不復再覽者二十年此府中宮中人人之所盡知者夫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

味不過權移更換面目接人究之皆是無義味語所謂毒藥醍醐攪成一器黃金瓦礫融作一團用處無差拈來有準並皆一代之宗師百世之模楷柰庸流不了自心累他塗污有分鼓動識情橫生法執謬加穿鑿取笑傍觀明眼人前不堪舉似因見性音諄諄於此是乃逐語分宗齊文定旨也甚輕其未能了徹如使性音明知之而勸朕於此打之繞更是何心行也則其限於見地可知矣如達摩傳衣偈云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後世附會其說以爲五葉者五宗也夫傳衣止於曹溪則是從慧可而下五世矣因震旦信心已熟法周沙界衣

乃爭端不復用以表信達摩黃梅之言具在由可至能
豈非五葉後來萬派同源豈非結果自然成耶何得以
五宗當之且傳衣公案世多囹圄吞棗全未明白世尊
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
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繼又告迦葉
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
世勿令朽壞世尊所分之座究是何座僧伽黎究是何
物如云卽是此金縷僧伽黎衣從迦葉傳至六祖者豈
有自周昭王至梁武帝時尙不朽壞卽屬異寶不可思
議便能常存世間又與正法眼藏有何交涉且自六祖

以後何以又復消泯世尊明言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
壞乃未至唐時卽已無存豈世尊妄語誑語耶且以僧
伽黎圍迦葉者又是何意總之未悟正法眼藏從何推
測人必明取僧伽黎定然留得到慈氏出世之故然後
可與論傳衣之事何得支離穿鑿妄定宗旨更以五宗
牽合附會耶況五宗前後參差亦非一時卽五宗所明
同是大圓覺性宗若有五性亦當有五矣古人專爲勦
情絕見惟恐一門路熟又復情見熾然是以別出一番
手眼使人悟取眾生心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今乃轉以
情見分別之埋沒古人不少朕旣深明本旨只圖眞實

以辦平生豈肯被伊牽絆葛藤窠也因一年之後自清涼山回宗教兩不拈提迨卽位以來十年不見一僧未嘗涉及禪之一字蓋此事實明者少逐塊之流徒勞延佇求名之輩更長業緣而世閒井底蛙又必妄生議論朕愍諸有情無知愚陋恐其因此造諸謗般若大罪孽不談之意良非偶然今見去聖日遠宗風掃地正法眼藏垂絕如綫又不忍當朕世而聽其滔滔日下也乃選輯從上宗師喫緊爲人之語刊示天下後世使之擺脫生死根塵掀翻輪迴陷窞學者當知朕今此舉實爲佛祖慧命所繫不惜眉毛拖地非與十方常住行腳秉拂之徒較論見地短長朕此選出莫又緝緝聚頭妄論是何宗派卻與朕莫交涉在天下宗徒能爲自己一大事勇猛精進如救頭然立雪不寒斷臂無痛自然黑漆桶攔空撲破玉麒麟就地勒回那時方省得朕此一番話墮無量慈悲如或此心不真不誠不苦不切但從語言文字放出見聞覺知任情卜度細意推求此一則是臨濟宗那一則是曹洞派起模畫樣滯相執緣以此求契求證所爲將空塞空徒使朕與從上諸古德百千方便亦如取聲鎖向匣中吹網欲令氣滿耳豈不鈍置人耶朕在藩邸時亦以本分事接人不無漏逗所有語句並

已刊入圓明居士語錄卷內此外並無一則機緣流布
人世況朕身居帝王之位口宣佛祖之心天下後世理
障深重者必以教外別傳之旨未經周公孔子評定懷
疑而不肯信然此其為害猶淺若夫外託禪宗心希榮
利之輩必有千般誑惑百種聲訛或曾在藩邸望見顏
色或曾於法侶傳述緒言便如骨巖木陳之流捏飾妄
詞私相紀載以無為有恣意矜誇刊刻流行煽惑觀聽
此等之人既為佛法所不容更為國法所宜禁發覺之
日卽以詐為制書律論朕今此舉實以教外別傳將墜
於地不得已而為此至於宗門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之

趣皆由宗師所參不謬所悟無垠如千里駒隨意舉步
便是追風逐日其不可及者皆其所不自知苟存一與
奪自在擒縱無偏之見於八識田內則人法不空能所
交接其與魔外有何分別茲選之有正集外集前集後
集而又諄諄提示各序其旨於篇端者專欲學人真參
實悟各得本分正知正見如象渡河腳踏實地便能超
出三界而一一具足六度萬行切莫仍向此中轉求口
頭滑利也此事不由語言文字分迷悟豈由語言文字
定是非已悟已證者有語有句固能為人解黏去縛若
平生無一則機緣語句傳世者豈得遂謂未悟未證乎

如西天四七所垂言句甚少東土二三惟達摩曹溪尙傳語句璨大師尙有信心銘一篇其他二祖四祖並無一語垂後豈皆是未悟未證人也應知何在語錄之流傳與否乃近代宗徒動輒拾取他人涕唾陳爛葛藤串合彌縫偷作自己法語灾梨禍棗誑惑人家男女其口頭實能滑利者便鳴鐘擊板豎拂擎拳彼建立則我掃蕩彼掃蕩則我建立各出妄見爭持大家一場懨懨禮拜者作出身之活路棒喝者成漂墮之黑風如此心行稱曰度人佛祖門庭豈不污辱又如古人契證無差每有拈代偈頌以相印合今則不然不與契證處自了自心但於公案上盲拈瞎頌剽竊成語差排牽合爲可解不可解之語作若通若不通之文千七百則皆可通融百千萬言無非活套以此爲拈代偈頌豈不塗污古人誤累自己有何交涉虛費鑽研夫講師詮解教典何嘗不同於如來之語而不得謂傳如來之心者以心宗非語言文字所可傳故曰教外別傳今將教外別傳所有公案作文字則是又成一教外別傳之教典矣況文字邊事欲其工妙亦非聚數十年心力不能到家至非得文字好則此數十年不究本分可知教外別傳只是本分二字安可離卻而爲此門庭以外事拈代偈頌四者

頌最爲後學人於頌古切用工夫遂漸至宗風日墜此
端一開盡向文字邊作活計趙州所呵枝蔓上生枝蔓
正爲此輩至乃子孫稍得世榮便欲將祖父言句夤緣
入藏不思千古自有明眼人豈得欺盡謾盡夫本爲利
益將來流芳百世夤緣入藏而乃忘其貽誤後人遺臭
萬年也何苦夤緣自貽伊戚平素一無所事喫得飯飽
長連牀上三三五五握管伸紙商量作一部好語錄垂
後縱使句句如初祖所說亦乃餽羹餽飴與靈覺有何
交涉況此實非學問之所能及思慮之所能到何苦造
大罪孽同於謗佛古人云佛法不怕爛卻又云但得成

佛不愁不會說法朕願天下宗徒參則實參悟則實悟
此是菩提道場其中無求名利處於此尙不無汚染可
見從初發心便非真實爲生死出家也若爲名利何如
耕農作一孝弟力田之民不然應試作一科舉文學之
士留此宗門以待真正發心參學之人免致塗污佛祖
之慧命朕閱指月錄正法眼藏禪宗正脈教外別傳諸
書所選古德機緣語句皆錯雜不倫至於迦陵音所選
宗統一絲者尤爲乖謬古人語句專爲開人迷雲後人
選輯專爲垂諸久遠今乃挨門逐戶拾取賸遺或珠或
璣或金或鋤或絲或布或柴或草或瓦或礫或垢或膩

一家強收一物入籠中更自誇曰秉公何庸愚之甚也但圖人人有分個個不遺紛紜雜陳撩亂錯出科斗與神龍並游野狐與獅子齊吼飽參者尙或一時目迷況初學之人豈不觀之而愈惑求之而愈遠其爲毒害奚可勝言此選朕近日方見未料性音昏憤卑鄙至於此極也至於取本朝開堂說法之衲僧平生所有亂統各各人編一則錯雜不堪謂之宗統一絲直接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真令人笑之齒冷若然則禪宗之統實危如一絲也其意不過取媚同門參學之徒俾感其選錄伊祖父言句入集以爲榮華此何異世間澆薄士子彼此標榜選刻文字自稱名士乎噫可爲宗風太息流涕者矣如朕於湧泉欣天衣懷韶國師等古德語句寶之如摩尼夜光赤刀大貝而諸書所載極少徧求不可復得蓋瞿汝稷輩自然皆是性音心行旣雜取下等語句又畏繁多自然將真正師範至言轉播棄之而不惜歷年旣久漸以無傳良可歎惋因念從上古德不肯以佛法當人情一任香火歇絕不妄付拂者其與盲傳盲受祇圖支派蕃衍之人高下相去天地懸隔夫慧命絕續正同父子但與身體髮膚之稟受其理相不可強同雖瓣香所承定不容昧但如朕所採語句中諸禪師現在已

無法嗣者天下宗徒之祖父豈得不從此摸著鼻孔是則亦爲伊祖父生身之所自也凡爲嗣續正當飲水思源奈何各立門庭同於世閒種族趙甲之家不祀錢乙之祖橫分畛域各守封疆況伊輩盲傳盲受並未大死大活有何法乳所報何恩倘從此選中諸禪師垂示處得個入頭是乃瓣香法乳之恩理宜酌答者也如或未能則姑如先聖先賢列祀學宮之例使人人致敬要亦未爲不可天下叢林古刹衲子除各自供養伊本支祖父外應將從來拔萃古德一一設位於堂朝夕供養禮拜使其香火絕而復續徧滿震旦不但爲後世眞參實學者勸亦報本酬源之正舉再者從上祖師設呵佛罵祖之路蓋爲學人聖見不除則觸途成礙苟不向腳跟下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則見相橫前仍泐此岸夫如來直指靈鑑心體不得破根塵相對之妄亦乃破離妄絕對之眞眞妄兩途皆眾生無始以來之見病大善知識透天透地泯妄泯眞是以掃空生佛之虛華蕩盡妄眞之間說喫緊爲人無奈立此呵佛罵祖之說所謂以慈悲之故而有落草之談也其實水月道場空花萬行中此等語言何處安著如德山鑑平生語句都無可取一味狂見恣肆乃性音選宗統一絲採其二條內一

條截去前後語言專錄其辱罵佛祖不堪之詞如市井無賴小人詬誶實令人驚訝不解其是何心行將以此開示學人耶是何為耶近世宗徒未踏門庭先決隄岸一腔私意唯恐若不呵佛罵祖則非宗門強作解事學人饒舌狐行象跡鴟學鳳音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釋子既以佛祖為祖父豈得信口譏訶譬如家之逆子國之逆臣豈有不人神共嫉天地不容者閻羅面前刀山劍樹專為此輩而設極宜猛省如南泉願牧水牯牛公案最為下品因南泉願頗有本分之語是以朕未加訶斥而性音則於其他語句槩置不錄所錄二條其一即是

此條具此凡眼有何聖見可除輒敢見人呵佛罵祖便生歡喜採輯鴟鼠嗜糞斯之謂矣又如大慧杲云今時宗師為人入室三五徧辨白不出卻教他說悟處若恁麼地如何為人等語此論大誤從來如永嘉一宿覺之類祇因當時但知教乘初闡禪宗所以一言半語漏逗本分皆胸襟流出便可印合自唐季以後古德垂示流布海內人人拈撫攘竊預備應機若不入室細扣知其是何心行朕亦頗能為人然實不能不令人室三五徧而即悉其底蘊開堂說法臨機問答固不可無若止憑一二語以定虛實此盲傳盲受之根大慧杲誤人謬論

叢林當爲炯戒況大慧杲旣具如此眼目所談奇妙法
何耶所得英俊才誰耶朕實深嘗上乘圓頓甘露之味
非依牆摸壁率意之亂統旣知之無疑豈能不報佛祖
深恩因不辭話墮竭力爲宗門一番整頓所冀天下禪
僧改往修來英靈輩出如朕所選中諸禪師者唱導十
方使如來正教有振興之象是則朕之深願如爾等僧
徒仍執迷不悟將朕一片慈悲全不領受仍以無明緇
素人我心會取如世尊所說三藏十二分一例束之高
閣則宗風之衰朕亦無如之何矣編輯旣竣書此以爲
後序

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朔日御筆

御製楞嚴經序

三藏十二部皆出自天竺流通震旦其自西達東為中途承接者則實烏斯藏天竺即所謂厄訥特克烏斯藏即所謂圖伯特也故今所譯之漢經藏地無不有而獨無楞嚴其故以藏地有所謂浪達爾瑪罕者毀滅佛教焚瘞經典時是經已散失不全其後雖高僧輩補苴編葺以無正本莫敢妄增獨補敦祖師曾授記是經當於後五百年仍自中國譯至藏地此語乃章嘉呼圖克圖所誦梵典炳炳可據朕於幾政之暇每愛以國語繙譯經書如易書詩及四子書無不葺事因思

皇祖時曾以四體繙譯心經

皇考時曾錢而行之是楞嚴亦可從其義例也諮之章嘉呼圖克圖國師則如上所陳且曰心經本藏地所有而楞嚴則藏地所無若得由漢而譯清由清而譯蒙古由蒙古而譯圖伯特則適合補敦祖師所授記也雖無似也而實不敢不勉焉因命莊親王董其事集章嘉國師及傅鼐諸人悉心編校逐卷進呈朕必親加詳閱更正有疑則質之章嘉國師蓋始事則乾隆壬申而譯成於癸未莊親王等請敘而行之朕惟楞嚴者能仁直指心性之宗旨一落言詮失之遠矣而況譯其語且復序其譯哉然思今之譯乃直譯佛語非若宋明諸僧義疏會解嘵嘵辯論不已之爲譬諸飢者與之食渴者與之飲而非揀其烹調引導其好嗜也則或者不失能仁徵心辨見妙諦俾觀者不致五色之迷目於以闡明象教嘉惠後學庶乎少合

皇祖

皇考宣揚心經之義例乎

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御製清文繙譯大藏經序
為事在人成事在

天天而不佑事何能成人而不為

天何從佑然而為事又在循理為不循理之事

天不佑也予所舉之大事多矣皆賴

昊乾默佑以致有成則予之所以感

既奉行之忱固不能以言語形容而方寸自審實不知其

當何如也武功之事向屢言之若夫訂四庫全書及以

國語譯漢全藏經二事胥舉於癸巳年六旬之後既而

悔之恐難觀其成越十餘載而全書成茲未逮二十載

而所譯漢全藏經又畢歲夫耳順古稀已爲人生所艱
致而况八旬哉茲以六旬後所創爲之典逮八旬而得
觀國語大藏之全成非

昊乾嘉庇其孰能與於斯而予之所以增惕欽承者更不
知其當何如矣至於國語譯大藏恐人以為惑於禍福
之說則不可不明示其義夫以禍福趨避教人非佛之
第一義諦也第一義諦佛且本無而况於禍福乎但眾
生不可以第一義訓之故以因緣禍福引之由漸入深
而已然予之意仍並不在此蓋梵經一譯而爲番再譯
而爲漢三譯而爲蒙古我皇清至中國百餘年彼三方
久屬臣僕而獨闕國語之大藏可乎以漢譯國語俾中
外胥習國語卽不解佛之第一義諦而皆知尊君親上
去惡從善不亦可乎是則朕以國語譯大藏之本意在
此不在彼也茲以耄耄觀事實爲大幸非溺於求福之
說然亦卽蒙

天福佑如願臻成所爲益深畏滿忱惕儆戒而已耳是爲
序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高宗純皇帝御製喇嘛說

佛法始自天竺即厄納特阿克部東流而至西番即唐

部其地其番僧又相傳稱為喇嘛喇嘛之字漢書不載

元明史中或訛書為刺馬陶宗儀輟耕錄載元時稱帝

宗外紀又作刺麻蓋係子細思其義蓋西番語謂上曰

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即漢語稱僧為上人之意

耳喇嘛又稱黃教蓋自西番高僧帕克巴舊作八始盛

於元沿及於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元世祖初封帕

復封為大寶法王並尊之曰帝師同時又有丹巴者亦

封帝師其封國師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國師大國

師不過四五人至永樂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

外封灌頂大國師者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

間益不我朝惟康熙年間祇封一章嘉國師相襲至今
可勝記我朝雖興黃教而並無加崇帝師封號者惟康熙四十
五年朝雖興黃教而並無加崇帝師封號者惟康熙四十
前襲號為國師仍照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號不
過沿元明之舊換其襲敕耳喀巴教之與始於明番僧宗
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弟子曰羅倫嘉穆錯以
日班禪喇嘛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羅倫嘉穆錯以
化身掌黃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錯也五
世曰阿旺羅卜藏嘉穆錯即明時所稱活佛鎖南堅錯也五
禪喇嘛遺貢方物八年賜書達賴喇嘛及班禪呼圖克
圖蓋仍元明舊號及定鼎後始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
頒給敕印命統領中外黃教焉

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
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

僧也元朝尊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問如帝師
玉印章前於坐隅其帝子之號司徒司空國公佩金
勝言甚至強市民物猝推留守與王妃爭道拉毆隨車
者皆釋不問並有民毆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斷舌之律
若我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
為懷柔之道也其呼圖克圖之相襲乃以僧家無子授
之徒與子何異故必覓一聰明有福相者俾為呼必勒
罕即漢語轉世化生人之義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圖克圖此亦無
可如何中之權巧方便耳其來已久不可殫述孰意近
世其風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則與世襲
爵祿何異予意以為大不然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
使今無轉世之呼圖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

不如此耳從前達賴喇嘛示寂後轉生為呼必勒罕一
特多爾濟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對地方二世在後藏大那
阿勒坦汗家五世在藏崇奉地方六世在裏塘地方
現在之七世達賴喇嘛一在後藏自札勒額爾尼
其出世且非一地何況一與班禪額爾德尼
示寂後現在之四部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
弟叔姪姻姻遞相傳襲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
皆奉出一家幾與封爵世職無異即蒙古內外各札薩克
生者即如錫呼圖呼圖亦各就王公家子弟內轉世
駙拉旺多爾濟之叔達克巴呼圖克爾係親王固倫額
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子諾木綽爾濟呼圖克爾係阿拉善親
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舍圖汗諾爾濟之木巴
多爾濟之呼必勒罕即係舍圖汗諾爾濟之呼必勒
似此者難以枚舉又從前哲尊丹巴呼圖克爾尊
後因圖舍圖汗之福晉有娠眾指以為哲布尊丹
呼圖克爾談柄以致物議沸騰不能誠心飯信甚至紅
古資為談柄以致物議沸騰不能誠心飯信甚至紅

喇嘛沙瑪爾巴垂涎札什倫布財產自謂與前輩班禪
額爾德尼及仲巴呼圖克爾同係兄弟皆屬前輩班禪
罪降順匍匐乞命若不為之剔除積弊將來致生事是
必致黃教不能振興蒙古番眾疑輕視或仍隨其俗
以拉旨藏中如有人降神誦經將必勒罕之事仍隨其俗
名書籤貯於由京發去之金奔巴瓶內對佛念經令達
賴喇嘛或班禪額爾德尼同駐藏大臣公同掣籤一人
定為呼必勒罕雖不能盡除其弊較之從前各任私意
指定者大新定藏中之例將所報呼必勒罕亦令理藩
院行文如前定藏中之例將所報呼必勒罕亦令理藩
雍和宮佛前理藩院堂官會同掌印之札薩去歲廓爾
克達喇嘛等公同籤掣或得真傳以息紛競
喀之聽沙瑪爾巴之語切略藏地已其明驗雖興兵進
勦彼即畏罪請降藏地以安然轉生之呼必勒罕出於
一族是乃為私佛豈有私故不可不禁茲余製一金餅

送往西藏於凡轉世之呼必勒罕眾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餅中掣籤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後可予若不習番經不能為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為過興黃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且後藏煽亂之喇嘛即正以法上年廓爾喀之侵掠後藏時仲巴呼圖克圖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濟仲札蒼等遂託占詞為不可守以致眾喇嘛紛紛逃散于是賊匪始敢肆行搶掠因即令將為首之濟仲罕至前藏對眾剝黃正法其餘札蒼及仲巴呼圖克圖俱解至京治罪安插較元朝之於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國政況敢執之以法乎我朝雖護黃教正合於王制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

大事者必有其時與其會而更在乎公與明時會至而無公與明以斷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斷而非其時與會亦望洋而不能成茲之降廓爾喀定呼必勒罕適逢時會不動聲色以成之去轉生一族之私合內外蒙古之願當耄近歸政之年復成此事輯藏安邊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予幸在茲予敬益在茲矣

惑眾亂法者仍以王法治之與內地齊民無異試問自帕克巴創教以來歷元明至今五百年幾見有將大喇嘛剝黃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後世元朝曾有是乎蓋舉

御製十全記

昨准廓爾喀歸降命凱旋班師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
蓋引而未發茲特敘而記之

夫記者志也虞書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
之志乃在事旅獒志以道甯則兼心與事而言之然總
不出夫道得其道乃能合於

天以冀承乎

既則予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於斯而可志以記之乎十
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
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

其內地之三叛么膺弗屑數也前已西廓爾喀之降蓋因彼擾藏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等未宣我武巴忠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復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是以罪庸臣選名將厲眾軍籌儲餉福康安等深感朕恩弗辭勞苦於去歲冬月卽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甯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復藏邊攻克賊疆履線險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卹七戰七勝賊人喪膽及兵臨陽布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謹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旣揚必期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所以體

上天好生之意卽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葺斯事昔唐太宗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番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籲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平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事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並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迺知

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至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

天貺然

天貺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感兢兢惶惶以俟

天眷爲歸政全人夫復何言

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孟冬月之上澣御筆

御製詩

乾隆癸丑

攻克擦木之圖

今爲歸順昔歸降一廓爾喀事有雙未示兵威且利啗豈知乞命獻誠腔可嘉名將及勇士何礙存印遂定驍擦木首攻卽前進戰圖補詠靖蕃邦

攻克瑪噶爾轄爾甲之圖

乘勝遂教鼓勇前瑪噶爾轄地相連密林伏賊將守險峭壁降兵倏破堅其目七名眾六十生擒以半別殲全雖云不戰功爲上戰卽成功合詠篇

攻克濟隴之圖

漸西村舍

三十三

漸西村舍

番境濟隴西極邊賄求彼尙占依然石墻木卡層層固
據險阻堅處處連冒雨衝宵分路進破碉克寨一時全
近千殲賊復藏地多害生靈亦覺憐

攻克熱索橋之圖

復全番境臨廓境一水橫流熱索河其北其南賊胥禦
卽深卽險我須過索拉直進大剿彼峩緣上游繞壓他
乘勝正兵架橋渡莫非 天助感誠多

攻克協布魯之圖

熱索橋過路可通未逢賊禦進追窮前臨協布覘屯聚
上繞橫河得壓馮無不克攻戰必勝有餘力蓄剿爭雄
堪嘉敵愾心同一每閱飛章憐切衷

攻克東覺山之圖

愈近賊巢守愈固兼之地更險而紆分兵爭首穿幽阻
合隊埋根克要區手足胼胝胥情氣精神鼓舞益勤劬
有征無戰雖傳古將惠兵忠實快吾

攻克帕朗古之圖

分路橫河帕朗進乞恩越切越毆還將軍所檄都遵命
堪布曾遮懼見顏何必犁庭不遺介遂教振旅一時班
年前捧表陪臣至更有崇恩厚賜頒

廓爾喀陪臣至京之圖

七戰由來七獲捷歷觀惇史鮮誠逢自惟罪重徹原號
可示恩寬復舊封繳冊還金歸次第承筐載橐俾從容
乃知德服勝威服 吳貺欽蒙茲勵恭

公拉布丹納木札勒之

敕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奉

上諭據轍登多爾濟等奏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父公
索諾木達喜于三月二十七日病故所遺公爵哲布尊
丹巴呼圖克圖欲致信達賴喇嘛請以其弟拉布丹納
木札勒承襲之處令其暫行停止等因請旨具奏前來
索諾木達喜曾受朕恩未久即行病故殊屬可憫朕甚
軫念著于彼處銀內賞給索諾木達喜銀五百兩做好
事其所遺公爵既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請以其弟
拉布丹納木札勒承襲著照所請即令拉布丹納木札

勒承襲欽此

札薩克頭等台吉策稜旺楚克多爾濟之

敕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尙德崇功國家之大典輸忠盡職臣子之常經古聖帝明王戡亂以武致治以文朕欽承往制甄進賢能特設大武勳階以彰激勸受茲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眾智以察微防姦禦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怠

諾彥和碩齊係貝勒婆羅奈之弟從前管理哈拉

烏蘇喜拉依古勒兵之時婆羅奈曾以諾彥和碩齊感激

主恩操練兵丁屢勉從事奏請賞以微職以示鼓勵由軍機大臣議給諾彥和碩齊蒙古札薩克管旗章京職銜等因具奏奉

旨婆羅奈之弟諾彥和碩齊著賞給札薩克頭等台吉職銜沒後令其弟色臣哈什哈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五年令其弟齊旺多爾濟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十年奉

上諭朕加恩將諾彥和碩齊給以札薩克頭等台吉令伊

弟等承襲以來俱能誠心黽勉盡職現在齊旺多爾濟之札薩克頭等台吉王婆羅柰既請以齊旺多爾濟之兄諾彥和碩齊之子旺堆承襲著照所請加

恩令旺堆承襲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即令旺堆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三十一年令伊子索諾木拉喜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沒後于乾隆五十七年令伊子策稜旺楚克多爾濟承襲札薩克頭等台吉仍著世襲罔替頭等台吉卻多爾旺曲之

勅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云 敬之勿怠奉

旨部議甚是應即依議行但札喜納木札勒之祖索諾木丹津究為生前輩達賴喇嘛之人也茲達賴喇嘛業已圓寂所有索諾木丹津之公爵若以其子孫已襲兩輩將來札喜納木札勒缺出時竟行削去毫不議給世職朕心亦為不忍若以公爵世襲罔替與例且又不便朕念前輩達賴喇嘛俟札喜納木札勒出缺後將公爵削去加恩賞給頭等台吉世襲罔替著為令永遠遵行欽此沒後于乾隆五十七年奉

上諭據鄂輝等奏輔國公札喜納木札勒現已出缺請以伊子卻多爾旺曲承襲頭等台吉等語著照所奏卻多爾旺曲准其承襲頭等台吉餘依議欽此

敕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云云敬之勿怠奉

上諭據福康安等奏查問戴琿薩木珠靈巴傷亡一案緣去年在生格宗地方與廓爾喀打仗時曾受鎗傷嘔血而故是實等語薩木珠靈巴打仗受傷嘔血而故亦屬

可憫著加恩交部照傷亡例議卹欽此 薩木珠靈巴傷亡後議給伊子策稜仲甲卜四等台吉世襲罔替

衛藏通志卷首終

衛藏通志卷一

考證

謹案疑耳而信目者人之常情源遠而未分者
學之流弊嘗考通典類函子史通鑑水經注諸
書未嘗不載天竺西域諸國事蹟然所聞異辭
所傳聞異辭疑信相參源末互異求其質實於
人跡不到之區不可得也姑博採焉考諸古則
存而勿論證之今則信而有徵

吐番在吐谷渾西南不知國之所由或云秃髮利
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僭檀爲乞伏熾盤所滅樊尼

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為臨松郡丞與主簿皆得眾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強大遂改姓為宰敦野至今其人號其主曰贊府貴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隄悉補野因以為姓宰敦野與悉補野言農也其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番界

謹案

烏海即今青海吐谷渾即今青海蒙古部札薩克王公台吉由西甯出口赴藏大路

其國都號邏娑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強且久也重壯賤老

母拜于子重兵死惡疾終以累代戰沒者為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贊普弄贊雄霸西羌隋開皇中其主論贊率弄贊都牂牁西匹播城以五十國西南與婆羅門接

謹案

贊普即藏布弄贊即今羅卜藏婆羅門即今藏西南大西門也

唐貞觀十五年正月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於吐番贊普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弄贊親迎於河源見王人執子婿禮甚謹覩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公主當築一城以誇後代

也

謹案今大招內有唐公主及贊普像旁有巴勒布王女拜木薩像乃贊普之妾又大招北

別有小招乃唐公主自建修靜之所東向

武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番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至萬歲通天初又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陵兄弟皆有才略欽陵多居中諸弟分領方面諸番憚之

二年吐番大論欽陵遣使請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縣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與陵遇陵曰大國久不許陵和陵久不遣番使以久無報命故去秋

有甘涼之鈔斯實陵罪今欲和好能無懼乎振乃謂曰論先考東贊以宏才大略服事先朝結好通親荷榮承寵本期傳之永代垂於無窮論不慕守舊恩中致猜阻無故自絕日尋干戈屢犯我河湟且父通之子絕之豈為孝乎父事之子叛之豈為忠乎然論之英聲籍甚遐外各自為主奚為懼乎陵曰今天恩既許和好其兩國戍守咸請罷置以便萬姓豈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鎮諸國或時附番或時歸漢類多翻覆乞拔去鎮守分離諸國各建侯王使其國自為君人自為守既不款漢

又不屬番豈不人免憂虞振曰十姓四鎮本將鎮
靜戎落以撫甯西土通諸大邦非有他求論今奚
疑而有憂虞乎陵曰然緣邊守將多好功名見利
而動罕守誠信此番國所爲深憂振曰十姓諸部
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自區分復
爲我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
非昧弱苟利乎陵曰使人豈不疑陵貪冒無厭謬
陳利害窺竊諸部以爲漢邊患耶陵若愛漢土地
貪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實邇漢邊其去中州蓋三
四千里必有窺羨何不爭利於此中而突厥諸部
懸在萬里之外磧漠廣莽殊異中國安有爭地於
萬里外而能爲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豈然也但
中州人士深謀多計天下諸國皆爲漢并雖大海
之外窮塞之表靡不磨滅今吐番塊然獨在者非
漢不貪其土地不愛其臣僕實陵兄弟小心謹密
得保守之耳往者高宗以劉審禮有青海之役乃
使黃仁素賈守義來和和事曾未畢以爲好功名
人崔知辯從五侯斤路乘間隙瘡痍我眾驅掠牛
羊蓋以萬計自此陵之國人大危慄和事矣今之
此求但懼好功名者之吞噬冀此爲翰屏以虞之

實非有他懷焉振曰茲事漫汗體大非末吏所能
明論當發使奉章以聞取裁於聖主陵乃命郎宗
乞恩若為使振曰今遣使之後國不可更犯漢邊
且番使前後入朝不時遣者良以使去之後兵仍
犯漢故朝廷躊躇曰是給我也以為偵諜不以為
使人遂遷延無報今若踵前陵塞是故陷所去人
使孰謂請和也陵俛前踖踏久之曰陵與國人咸
憾崔知辯之前事故嘗有此舉以虞好功者之來
侵比實以選練騎士三萬分路出師使人既有此
言今既於和事非便安可相違既罷兵散卒遂指

天為信杜氏
通典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
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面黃金
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形像
焉

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
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謹案大月氏即今業爾羌回部在藏之西北有
兩路通藏一由和闐南山一由沙雅爾

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遣使云
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

溢八味清淨周帀屈曲從趨大海一切眾生咸得受用

又曰師子國王遣使奉獻詔答曰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奈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刺國有五百沙彌真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天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跡合有八跡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跡竟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供養佛

謹案

今藏西南通伽噶爾部落在海中其地有巴特瑪薩木巴娃佛巴特瑪譯語蓮花也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靜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有池尚一冷一暖又曰鳩留佛姓迦葉生那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越南

又曰罽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冬未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

又曰佛在拘私那竭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牀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歸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土那竭王乃作金棺梅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自然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興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扶南國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

崑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白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貨之慘更香好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

普曜經曰佛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梵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脅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本相經曰牟尼佛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

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佛地論
曰姓釋迦號牟尼佛

謹案

釋迦牟尼佛唐古特語名曰沙迦圖巴

後魏釋老志曰凡說教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盛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靈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之三歸又有五誠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尸那城婆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迦葉追撰述其教為十二部後漢明帝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傳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法徧於中夏

以上唐類函

周秦西漢以上無言佛者魏書釋老志云劉歆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隋書經籍志云推尋典籍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久以流

布遭秦湮沒而辭而闢之者則如北魏世祖詔云漢人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唐傅奕云熾兒幼夫摹擬莊老宋宋祁作唐書李蔚傳贊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皆以爲釋氏本於莊老然自白馬馱經以來貝葉流傳於今具在皆本橫行梵字譯爲震旦之文非剽竊老莊以成句也顧嘗詳讀內典參求宗旨與老氏則秦越與列莊實伯仲豈所謂三代之時久已流布遭秦湮沒之說信與抑是法不二不隔華戎有自然而合者歟今周秦西漢旣無言佛之書可編錄輒擇列莊之語同於宗門者著於篇而每語各著其所以同者焉文中子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

史記匈奴傳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注金人卽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魏書釋老志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史記大宛傳大夏東南有身毒國注索隱曰身音

乾毒音篤孟康云卽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
曰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左右諸
大國凡十六皆供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圖經云
臨毗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
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
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
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左右吐水一龍水暖
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
琉璃上有太子腳跡現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
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
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卽舍
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卽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共
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
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
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
也治城臨恆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崑
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恆迦阿卽今稱恆
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溼土肥良
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駝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
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卽

刻牛頭梅檀像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眾像之始
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
十二磴磴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
又曰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是
青石頭似鷲鳥胡語曰耆闍崛山耆闍鳥名鷲也
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
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姑石石上有石室者
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
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
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
此今袈裟衣是也

謹案

前藏羅卜嶺岡乃達賴喇嘛澡浴之所水自藏布江引入池中池上有做榭壁繪諸佛像及青石梯六佛昇天之遺跡也

後漢書西域傳論佛道神化地曰身毒而二漢方
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
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
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
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
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
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

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
意未譯而但神明之耶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
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
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
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尙未足槩其萬一
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
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
大道通矣

梁書扶南國傳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
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
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青紺
色眾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蠶形
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
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
旋還成蠶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

魏書釋老志漢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
殿庭乃訪羣臣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
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
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拜跪之
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

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又曰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爲淨覺

謹案

佛圖扶屠佛陀今唐古特語稱爲瑚圖克圖譯言之譌也

又曰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道充德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文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卽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

迦維別名也釋迦於四月八日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

舊唐書僧元奘傳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譌繆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元奘旣辨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翻譯

釋法顯佛國記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皆奉佛法以法樂相娛眾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眾食彼國民人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王安堵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棧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齋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

又曰從四月一日城裏便灑掃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帷幙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往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雕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花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搖散眾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

又曰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般遮越

師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
皆來雲集已莊嚴眾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
華著繒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羣臣如法供養或一
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臣
作供供養或一日或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
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並諸白
氎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羣臣發願布施
布施已還從僧贖

謹案

孟春上旬達賴喇嘛下布達拉赴大招住錫齊集遠近大小喇嘛於大招各經殿誦嘗誦經約三萬餘眾唐古特語謂為磨羅木漢人名曰攢招乃宗喀巴之經會佛經之波羅蜜

也或入九日或十數日攢招畢則出大小喇嘛請邁達爾佛像載以四輪車數百人曳之即彌勒佛垂仲裝束前引導以鼓樂繞大招一市漢人謂之轉寺

又曰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
佛頂骨精舍國王敬重佛骨慮人鈔奪乃取國豪
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護清晨八人俱到各視
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
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礎礎下琉璃鐘覆上皆
珠璣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
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王聞已
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

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
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
懈倦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

又曰佛從忉利天上來向天下時化作三道寶階
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
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
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
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
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卽於階上起精
舍當中階作文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
上作獅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
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
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
是言已柱頭獅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懼怖
心伏而退

又曰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閒
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
弟言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
召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賚
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辟方四五步坐訖

卽使鬼神累作大石山又於山底以五大方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三丈高丈餘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巖間橫擲其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磚壁基在其山峯秀端巖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卽於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

又曰復順恆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柰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卽般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後人於此起精舍

又曰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眾律佛在世時最初大眾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自餘十八部各

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復得一部鈔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眾律卽此秦地眾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眾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旣到中國見沙門法則眾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眾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

地於是獨還

酈道元水經注竺法維曰波羅柰國在迦維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恆河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

梁書扶南國傳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舊唐書吐蕃傳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爲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

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氊帳名為拂廬寢處污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氊為盤捻麩為椀實以羹酪而食之多事獯羝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以麥熟為歲首

謹案邏娑城邏些城今唐古特語名前藏地為拉薩蓋譯言之異也

又曰元鼎初見贊普於悶懼廬川蓋贊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邏娑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子史精華

謹案唐古特俗夏秋之交無論男女羣浴於藏布達拉西南十五里名羅卜嶺岡

達賴喇嘛浴於其地二十餘日還

元文宗即位之初以西僧輦真吃刺思為帝師帝

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狝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慄然

元武宗至大元年以西僧教瓦班為翰林學士承旨

元英宗至治三年敕寫金字藏經

元恭帝奉定三年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從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

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
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
馬至八百四十餘匹乞更正僧人給驛法至是聞
其擾民禁之

明成祖永樂五年封西僧哈立麻爲大寶法王前
年冬侯顯偕哈立麻至帝令建齋於靈谷寺爲高
帝高后薦福或言青雲甘露青烏白象之屬連日
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立麻萬行具
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
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
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

明憲宗成化四年加番僧封號西僧劄巴堅參以
秘密教得幸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
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
普濟大智慧佛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
擬王者出入乘輿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
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

謹案前藏西北山後大寺住錫噶爾瑪巴瑪圖
克圖係黑教喇嘛雲南人也卽明時所謂
哈立瑪者藏手卷一軸長二十餘丈
乃繪承樂初哈立瑪誦經靈谷寺圖

明武宗正德五年六月帝自稱大慶法王帝於佛

經梵語無不通曉鑄大慶法王西天覺通圓明白
 在大定慧佛金印自稱法王其後帝習韃鞨語自
 名忽必烈習回回語自名妙吉敖爛習番僧語自
 名領吉班丹十年冬十二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思
 左右言西域番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迎以珠璣
 為幡幢黃金為供具餽賜鉅萬所攜鹽茶又數十
 萬允至臨清漕艘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
 以舳艫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又治人番器物居
 歲餘始行兩月至其地番僧恐中國誘害之匿不
 出見允脇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士卒

死者數百人

謹案

四川打箭爐喇嘛寺內藏唐時所遺儀仗器械或當時所掠者

衛藏通志卷一終

衛藏通志卷二

疆域

謹案衛藏疆域舊志所載東至巴塘之南墩東南至類伍齊番族東北至青海屬之納木稱巴顏番族南至格瑜茹巴怒江西南至布魯克巴部落北至草地通回部沙雅爾西北通回部和闐仍照舊編纂惟後藏極西邊界王子秋廓爾喀投誠遵照新定界址設立鄂博地方編纂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奉

上諭立定地界一事已有旨令福康安等應於藏內邊界

一一設立鄂博毋許私行偷越現在大兵將撤此事最
關緊要福康安等宜趁此時詳細曉諭申明約束以熱
索橋迤西如協布魯雍雅東覺堆補木帕朗古等處皆
經大兵攻克本應卽以爲後藏邊界今念爾悔罪投誠
仍行賞還其熱索橋以內濟隴聶拉木宗喀等處本屬
藏地前此雖經汝侵占現經大兵收復非如上次講和
退還者可比嗣後以濟隴聶拉木以外爲界爾部落人
等不得尺寸擅越如有私行偷越者一經拿獲卽行正
法爾部落遇有遣使進貢獻表等事亦當先行稟明邊
界將領聽候知照方准進口如此明白曉諭立定鄂博
章程庶可永斷葛藤肅治邊界欽此

十二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會

奏章程內開查西藏邊界如濟隴聶拉木絨轄噶爾
達薩喀崑布等處均與廓爾喀道路相通臣福康
安等於濟隴外之熱索橋聶拉木外札木地方之
鐵鎖橋及絨轄邊界均已設立鄂博釐定疆域將
巴勒布貿易之人及唐古忒番民零星商販已
奏請立法稽查不許私相往來應交與駐藏大臣於
巡視之便認真查察隨時派人堆砌不得日久廢
弛致有偷越等因具

奏奉

旨依議欽此

五十八年正月大學士公福康安工部尙書都統
和琳等具

奏爲接據廓爾喀王拉特納巴都爾稟稱蒙公中堂
大將軍差穆大人前來聶拉木札木一帶分立地
界小的卽差頭人前往穆大人已經分定辦理甚
妥小的悅服卽照穆大人所立地界永遠遵奉不
敢私毫有違自取罪戾還望公中堂大將軍在
大皇帝前將小的一片誠心奏

聞常常施恩感激不盡等語隨檄該王宣示

大皇帝天恩赦爾等前罪爾等復將凜遵約束永矢恭順
冀受

大皇帝天恩等因具稟足見爾等一片誠心本大將軍回
京時必將爾與爾叔感畏

大皇帝恩威永爲藩服誠悃代爲陳
奏自蒙

聖明俯鑒渥施

恩眷現在駐藏大臣工部尙書都統和大人爲
大皇帝親信大臣

特命來藏整飭鎮撫嗣後爾等如有稟呈事件當在和大人前稟明聽候指示即將來更換之駐藏大人凡有應行曉諭事件爾等惟當一一遵奉毋稍違悞等因具

奏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三月駐藏大臣工部尙書都統和琳

奏爲接據廓爾喀王拉特納巴都爾稟稱前差穆大人定立地界極爲公道惟有廓爾喀東邊多羅卡界內拉結撒儻兩處地方原係廓爾喀所管此時

該處營官不許小的管理懇求查明賞給等因又譯看寄班禪信內云從此以後兩家照舊和好永遠不敢滋事所有底瑪宗地方原係給了你們的可卽差人前來管理各等語臣當卽飭令噶布倫詳細確查多羅卡邊界拉結撒儻兩處本係廓爾喀地方前經福康安差穆克登阿第巴前往定界時在熱隴橋設立鄂博爲界其多羅卡地界拉結撒儻兩處係在熱隴橋以外相距四五程途自應歸廓爾喀管理臣一面飭令絨轄營官遵照將熱隴橋以外之多羅卡拉結撒儻兩處地方仍聽廓

爾喀管理不許占越滋事再查底瑪爾宗地方係廓爾喀所管因五十三年彼此說合廓爾喀願將此地方送與薩迦呼圖克圖作為酬謝當時雖有此議並未收管臣伏思上次唐古忒許銀講和及廓爾喀許地酬謝俱屬不成事體廓爾喀既經悔罪投誠將上次合同業已繳銷永不敢再提一字今該部長改悔前非雖欲與衛藏修好仍將前許之地讓還管理自屬恭順之意但思該部落既附藩封歸入版圖即與唐古忒無異未便仍照前次私議令薩迦呼圖克圖收受查歲琿堪布現在前

藏臣面諭毋得差人前去收管併傳知班禪札飭薩迦呼圖克圖遵照一面檄諭廓爾喀部長今將底瑪爾宗既在鄂博之外自應仰副

皇上柔遠之意賞與該部長管理等因具

奏奉

硃批諸凡皆妥欣慰覽之欽此

六月駐藏大臣副都統成德自定結具

奏查閱後藏各邊界新設番兵及履勘鄂博情形惟定日地方遼闊為聶拉木宗喀絨轄三處總匯之地實為緊要查所通絨轄之小路轄木多通宗喀

大路擦木達杏通聶拉木之小路古喇噶木炯並宗喀其計五處均爲要隘每處設定琫一名番兵二十五名卽於定日現設番兵五百名內就近派撥安設似於聲勢更爲聯絡亦不妨其隨時操演等因具

奏奉

硃批欣慰覽之欽此

七月駐藏大臣工部尙書都統和琳副都統成德具

奏查閱帕克哩定結各卡隘情形有噶爾達地方卡

隘二處一名薩迦嶺一名春堆此二處均與廓爾喀相通又定結地方卡隘一處名擢拉山此處與廓爾喀哲孟雄相通又帕克哩地方卡隘三處一名哲孟山與布魯克巴相通一名哈爾山與布魯克巴小路相通一名宗木山與宗木相通以上卡隘六處均歸江孜前後藏大道爲總匯要隘臣成德親赴各處逐一查勘俱極嚴密所有臣成德回藏日期及查閱情形理合會銜具

奏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九月駐藏大臣工部尙書都統和琳副都統成德等具

奏哲孟雄作木郎二部落在藏邊界外不過每年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通問書信不聽藏中調遣被廓爾喀侵占已有十年去歲經福康安檄令協勦又復藉稱天熱畏懦不前迨聞廓爾喀歸順復思藉

天朝

威勢請斷還六輩達賴喇嘛所定舊界並請添設番兵由商上給與錢糧代爲守禦經福康安及

臣和琳等

窺其情偽將懦弱無能貪得便宜隱衷逐一指駁一面檄諭令廓爾喀約束手下人毋許欺凌弱小一面將邊外極邊小部落即可置之不問等情具

奏奉到

硃批所議皆妥知道了欽此又

旁批可惡之見不可從欽此自去年至今一年有餘該二

部落自知理短辭曲未敢復來懇乞查廓爾喀王公叔姪自歸化以來諸事稟命而行實爲小心恭順昨於六月初特遣頭人哈斯達爾薩野等至界稱有面稟事件據聶拉木營官稟報前來

臣等因

發給路票差人護送到藏據哈斯達爾薩野等將其國王請安稟帖及土儀鎗刀各一件呈遞稟稱該國王及其叔巴都爾薩野凜遵

大皇帝諭旨並將軍大人們教導愛惜百姓和睦鄰封從未多滋事端惟作木朗哲孟雄二部落之人素來不安本分往往造言生事誠恐他們在大人們面前架說是非又爭地界那時大人聽信一面之辭小的國王就擔不是所以差小的等前來回明哲孟雄營官寨並喇嘛廟及其餘各寨落俱被我們占了已有十年現在哲孟雄只賸了日尼杵及崗

多二處我們現係

天朝子民固不敢妄自動兵亦不肯令其覆滅目下皆係各守境土又作木朗亦係廓爾喀占了多年只賸該部長之叔蘇班色一名本係壞人現在聞他往各部落借兵希圖恢復各部落皆未曾幫助我們亦未窮追誠恐蘇班色造言來告小的國王求大人們都不要聽他的話並請差官定立交界等語臣久知哲孟雄作木朗二處並非藏屬為廓爾喀侵占已久且該處番民窮苦貪占便宜較唐古忒為尤甚隨傳噶布倫等詳細查問委係被廓爾喀

侵佔已有十年噶布倫所知情形亦與哈斯達爾所說無異是該二部落與藏中毫無關涉而噶布倫及無知僧人轉稱此二處雖不屬藏內管理向來與達賴喇嘛相好彼處廟宇俱是經典上有的今廓爾喀畏懼

天朝既來請示求大人們趁此機會仍照六輩達賴喇嘛所定地界剖斷豈不兩便等語臣等因唐古忒人本糊塗貪得便宜不知事理輕重固不值深加責備當卽告以該二部落既係經典上有的當初廓爾喀侵佔之時你們不去幫助今廓爾喀既已恭

順

天朝卽屬

大皇帝臣民與唐古忒一樣况該國王侵佔哲孟雄作木朗地方在歸順

天朝以前本

欽差焉有不爲屬國反斷還不屬藏內管轄部落之理反覆窮詰俱各俯首臣等公同商酌廓爾喀恭順小心既來請示固不可令其欺凌弱小亦不值代爲分定疆界自當遵照前

奏置之不問隨於次日傳集哈斯達爾等面諭哲孟

雄作木朗二部落雖非藏內統轄究屬與達賴班禪二喇嘛從前相好既稱爾國侵占已有十餘年之久本

欽差斷不肯仍然令爾退還但哲孟雄現在僅有日尼杵崗多二處棲身作木朗亦僅有蘇班色一人爾等當體

大皇帝好生之心不可過於追迫各安本分歸告爾王總以凜遵

大皇帝諭旨和睦鄰封愛惜百姓方不負大皇帝成全爾國至意至於邊外地方本

欽差亦不值差官代定交界當據哈斯達爾伏地叩頭感激悅服之情形於顏色臣等隨酌量賞與盤費派員護送起行並與拉特納巴都爾緞錦等件以為酬答一面嚴飭各邊界頭人亦不得容留該部落之人致滋事端也等因具

奏奉

硃批所辦得理好欽此

十一月初五日奉

上諭和琳等奏廓爾喀差頭人哈斯達爾薩野到藏請安遞稟一摺所辦得理已於摺內批示矣廓爾喀因侵占

鄰近部落地方惟恐其希圖恢復差人赴藏稟明並又
瀆請差官定界設遇胥無定見之人又必聽從所請率
爲剖斷邊界又致生事端卽如藏中噶布倫及僧人等
俱以該二處雖不屬藏內管理向與達賴喇嘛相好彼
處廟宇俱係經典所有請仍照六輩達賴喇嘛所定地
界爲之剖斷此等愚昧無知之人經該部落侵凌卽懦
弱無能紛紛逃散及仰仗天朝兵威平定之後又復藉
勢貪佔便宜妄求定界今和琳並不聽信噶布倫等浮
辭實屬可嘉卽向廓爾喀頭人明諭旣不准其欺凌弱
小亦不復更爲分定疆界旣不聽藏中覬覦之心亦足
以悅服廓爾喀之心而哲孟雄等部落聞知天朝剖斷
公允亦必益加感畏實爲得當嗣後接任之員遇有此
等事件俱當堅持定見仿照辦理切勿爲浮言所惑邊
界自可永遠甯謐也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五十九年正月駐藏大臣工部尙書都統和琳副
都統成德等具

奏爲籌辦藏界補立鄂博以期久遠事查有藏屬薩
喀邊外作木朗以東洛敏湯地方一處人戶三四
百家向來頭人係其自立自廢旣非藏屬又不屬
作木朗管理閒管差人與達賴喇嘛呈遞哈達或

送銀錢五六十圓以爲布施五十三年以前亦被廓爾喀侵占每年卽與廓爾喀當差仍送商上銀錢五六十圓不等自五十七年大兵進勦時洛敏湯便不與廓爾喀交納錢糧去年廓藩

貢使到藏面稟應歸於何處管理臣等詳細查明委係另有一小部落與藏中毫無關涉但離薩喀邊界止有三天路程恐唐古忒退有後言臣等曾面與達賴喇嘛噶布倫等商議洛敏湯一處固非藏內地方然離邊界較近爾等如以地方緊要本欽差卽不許廓爾喀侵佔廓爾喀亦必不敢不從但旣歸

藏內管理其頭人出缺自應歸駐藏大人及達賴喇嘛揀放錢糧亦應交納商上未有三四百戶只交銀錢五六十圓者之理且屬朋情布施亦難向廓爾喀啟齒據達賴喇嘛噶布倫等僉稱洛敏湯頭人向來俱係其自立不屬藏中管轄彼處百姓亦皆桀驁難馴斷不服管商上亦不藉伊五六十圓銀錢用度等語臣等仍遵前

旨仿照辦理哲孟雄作木朗之例面諭該

貢使以洛敏湯係邊外極邊小部落並非藏內管轄應聽爾自行辦理歸告爾王總以凜遵

諭旨和睦鄰封愛惜百姓毋得稍有越佔致負
天恩等語該

貢使叩頭感於辭色臣等因思濟隴聶拉木絨轄各
邊界業經臣福康安俱已派員酌中立有鄂博而
藏界西南通外番地方如薩喀定結帕克哩等處
均未定有鄂博難保日久不無爭端查遊擊張志
林熟於邊務令其帶領營官先行前往各邊會同
各營官自薩喀起酌於緊要處所將應立鄂博地
方繪圖貼說毋得草率從事三月間即應駐藏大
臣巡邊操演漢番官兵臣和琳於二月底起身到
彼計張志林可以辦竣統俟臣親自酌定眼同堆
立鄂博實爲一勞永逸之計是藏中皆有定畧嗣
後邊外各部落設與廓爾喀少有爭競總與藏中
無涉廓爾喀亦斷不敢妄踰一步唐古忒人雖糊
塗亦有遵循可期永遠無事等因具

奏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五月駐藏大臣工部尙書都統和琳

奏爲定日閱兵完竣隨帶遊擊張志林噶布倫丹津
那木結戴琫拉旺策卜丹等攜帶噶厦底案由薩

迦宗喀聶拉木絨轄定結帕克哩沿邊一帶率同該處營官悉心講求查對底冊張志林所擬應立鄂博處所均與噶厦底冊及年老番民稟告相符查各處路徑崎嶇雪山重疊臣分派營弁眼同各該處營官將舊有瑪尼堆者加高添砌其全無形迹者一律堆設整齊所有唐古忒西南與外番布魯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湯廓爾喀各交界均已劃然清楚再查定結屬下有噶爾達一處亦係通廓爾喀小道向屬阿哩公管理而阿哩公駐劄前藏每年遣一人前往收取租息臣查五十三年廓爾喀即由此回巢原不屬營官管轄是以毫無阻滯今臣飭噶布倫將商上非屬緊要莊田核其所得租息撥與阿哩公一處兌換將噶爾達歸於定結營官管轄以重邊防等因

西界

西至廓爾喀部落為界由前藏西行經聶黨楮過鐵鎖橋至干壩拜爾吉過干布拉即西崑崙至羊卓白地沿海行走由仁蚌至日蓋子即札什倫布仍仲甯翁結巴寺後山自札什倫布西行十日至三桑乃阿哩界由三桑過崗得寨入阿哩噶爾渡界一

由三桑墨雨拉經脅鳴爾至聶拉木交巴爾布界

此係舊案新定界址自札什倫布西行由拉孜至

脅鳴爾定日宗喀薩喀通狹巴嶺山鍋拉納山畢

都納山朗古山頂納汝克喀山頂朗雜山頂均設

立鄂博此內為唐古忒境此外為洛敏湯作木朗

二部落境又自宗喀通濟隴至熱索橋設立鄂博

此內為西藏境此外為廓爾喀境又自定日通聶

拉木至鐵鎖橋設立鄂博此內為西藏境此外為

廓爾喀境又自拉孜通絨轄至波底山頂設立鄂

博此內為西藏境此外為哲孟雄境又自定結至

薩熱喀山頂卧龍支達山頂羊瑪山頂設立鄂博

此內為西藏境此外為哲孟雄境又自干壩至洛

納山頂丈結山頂雅納山頂設立鄂博此內為西

藏境此外為哲孟雄境又自帕克哩至支木山頂

臧猛谷山頂日納宗官察設立鄂博此內為西藏

境此外為哲孟雄布魯克巴二部落境又臧曲大

河南本係哲孟雄地界被廓爾喀侵佔已久臧曲

大河以外俱係廓爾喀境

西南界

西南至布魯克巴巴勒布二部落為界

巴勒布今屬廓爾喀漸西村舍

一由納格爾行八日至帕爾與布魯克巴交界山川險阻難以出入一由業爾奇木樣納山業朗地方至結隆與哲孟雄宗里口交界一由業爾斯卡祿納山業朗寨爾交廓爾喀界俱係險道西南又自怒江北咱義桑昂却宗瀾滄江各處至阿布拉通南墩大道

南界

南至狽瑜茹巴之怒江爲界由拉撒東南行一日過鍋噶拉大山至宋布堡過宗噶拉山札拉山至押噶交藏江至怒江其地廣闊無垠不能悉載怒江之水不知其源江闊數里兩岸石壁峭立中流急湍不可以舟楫其地亦名工布

東南界

東南由前藏朗陸山轉出達則經珠貢寺及沙金塘草地古樹邊卡至春奔色接類烏齊界通察木多大道

東界

東至巴塘之南墩甯靜山爲界雍正三年松潘鎮總兵周瑛勘定疆址始定於南墩甯靜山嶺上建立界牌嶺東之巴塘裏塘屬四川嶺西屬西藏其

中察卡中甸由前藏東行十里許過機楮河江即藏至墨竹工路皆平坦自此經拉哩碩板多察木多乍了江卡至南墩跬步皆山崎嶇險仄計程三千五百零五里

東北界

東北至西甯所管之那木稱巴彥等番族為界由前藏北行十五里向色拉山東過鍋拉山至浪宕由隆竹松過彭多河有鐵鎖橋過河由角孜拉山呼正寺增頂工至木嚕烏蘇通西甯大道又由玉樹接西甯松潘泰甯三處大道又通略隆宗類烏

齊地方

北界

北至草地為界由前藏西行出羊巴井口至新橋即平川西通後藏東接噶勒丹北行草地至木嚕烏蘇噶爾藏骨岔交青海界

西北界

西北亦係草地有克哩野大山納克產隘口北通哈具得卜特爾又北直至木嚕烏蘇渡口仍交西甯大道其東接玉樹界又羊巴井至桑沱洛海過紅塔爾小山過拉納根山即騰格哩諾爾

即天達池也

木地方係每年出防處由吉札卜至僧格物角隘
口東北至噶爾藏骨岔阿爾坦諾爾一帶俱通沙
雅爾和闐回疆地方

衛藏通志卷二



